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耳食錄 第四卷

紫釵郎 有馮生居郡城，郊外閒步。花木叢萃中，一宅雙扉半掩，有美人倚門斜盼，如有所待。見生徐徐掩門，如不勝情。生悵然而歸。

次日復往，又見焉，遂低徊駐足，挑之以目。女低語曰：「蝶亦戀花枝耶」生應曰：「蝶不戀花而更誰戀但未識花戀蝶否」女笑曰：「蝶既戀花，何不飛上梢頭，栩栩何為」生遂入，面門遽掩。閒館雲虛，惟女獨處。生問：「宅上無人乎」女曰：「吾有新婦，何謂無人」生笑問：「卿安有婦」女曰：「吾族納婿，均謂之新婦，今卿是也。吾名紫釵郎，卿宜郎我，勿得卿我，我乃得卿卿。」生笑頷之。

紫釵向壁曰：「新婦惡岑寂，蘭奴車蒲奴可出侍。」俄有二青衣自壁中出，嫵媚可觀。生大驚，知其非人矣，疾趨欲遁。紫釵追捉其臂曰：「既為夫婦，不啻骨肉，何相棄之速也？」遂命青衣：「將酒來，與夫人壓驚。」酒至，連酌奉生，每杯自飲其半，兩頰盈盈然如桃花之冶豔矣。生初甚畏怖，至是心動，漸狎嫵之。紫釵覆命青衣：「往請諸姊妹及魏姑姑來陪夫人花燭宴。」凡稱新婦及夫人，皆謂生也。生亦戲自稱曰「妾」。

須臾，青衣報曰：「請姑至矣。」有自東壁出者，有自西壁出者，共四人，皆韶顏豔質。指生問曰：「此新貴人乎」乃自巾領下及襪履，一一審視，威斂袂向紫釵曰：「賀汝得佳婦！」生頗羞慚面赤，儼然如新婦之腩腆者。

青衣又傳：「魏家姑姑至。」則一美人自南壁出，年稍長，迎紫釵笑曰：「偷香賊乃敢延客，勞我遠涉！」紫釵亦笑，問：「阿素何不教來」魏姑曰：「小蠻女累人難行，已命小婢將餅餡餌之矣。」

於是敘札就席，僉曰：「新人宜首座。」生遜謝，諸女共挽生坐之。復挽紫釵坐於次，曰：「新郎君宜此位也。」紫釵亦謝而後坐。已而諸女以次皆坐。一女名小瓊，年最少，居筵尾焉。蘭奴奉壺，蒲奴進饌。瓊盞鵝盤，無復凡器。芳潔充筵，咄嗟而辦。

酒數巡，一女拽爵而起曰：「吾觀夫人眉黛，風雅新妝，妙詠可得聞乎」一女曰：「此吾輩亭，奈何以苦夫人」生素自負，不覺愠見，曰：「詩豈苦人之具乎妾雖不才，原有所獻，請即席賦之。」諸女微哂曰：「願聆佳句。」取箋筆授生。吟哦久之，不能就，兩汗浹兩頰。小瓊曰：「吾為夫人解圍，可乎」遂奪筆書曰：

「海內青蓮死，誰為倚馬才一言難返汗，點點落吟腮。」

蓋生姓馮氏，詩拆其字以嘲之也，一座哄然。方嘩笑間，南壁一婢抱三歲小女兒出，曰：「阿素尋母來也。」魏姑抱置膝上，將乳之。諸女群起弄兒曰：「能作一催妝詩，便當乳爾。」兒應聲而就，詩曰：

「妝閣整巾衫，菱花笑相見。

脂凝杜子唇，粉傅何郎面。」

諸女咸喜曰：「真慧種也！」生驚愕愧赧，殆無人色。紫釵頗憐之，對眾曰：「吾婦新來羞怯，故文思偶蹶。再言詩者裸罰之，律無赦。」眾笑而罷，生亦少安。

紫釵又曰：「今日宴者，阿素之外，凡七人，適符竹林之數。吾有觴政，名占一籌，得五君者勿飲，得山公者罰一爵，惟鑽核兒最為污鄙。若得阿戎，當以大門酌之，而能有辭者仍勿飲。」眾皆曰善。青衣具牙籌，書七賢姓名各一，以紫金筒貯之。

紫釵探得王戎，生得山濤，諸女意在沛公，嘩曰：「今日為二人合歡之酒，第一籌便是佳偶，宜行合盃禮。」乃引滿一斗，令同飲各半。爵亦如之。飲訖，貯籌復探。生得王戎，酌大門矣。一女得山濤者，索筆戲書曰：「臣山公啟事：臣以斗筲，狼竊鼎鍾。狀見王戎，梵林搖豎，風塵小物，臣不敢濫爵，願薦戎自代。」舉爵向生，生無詞以報，遂並飲之。

最後生復得王戎，不勝其虐，而紫釵得劉伶，生因謂之曰：「妾聞劉伶以酒為名，一飲一石，五斗解酲，即當代妾飲。」紫釵不欲忤其意，將飲之，時阿素方臥母懷見之，亟代釵答曰：「婦人之言，慎不可聽也。」眾皆失笑，紫釵遂不飲。生怒甚，瞋目叱素曰：「乳臭兒，安敢爾」而小瓊得阮籍，白眼而起，揶揄曰：「君等視濬衝，雙目真閃閃如岩電矣。」眾復大噱。

生是日雖置身羅綺間，而為眾所播弄，神氣沮喪，賴紫釵常袒護之。然終覺口眾我寡，遂力求罷席。魏姑曰：「新人欲入溫柔鄉，吾輩糾纏何為者」諸女皆起別，各向四壁中而去。生時已被西，不暇誰何。翻帳錦衾，爛設東閣，遂與紫釵繾綣焉。次日晨起，諸女以酒饋來會。復縱飲至暮而散。

生既往半載，亦能行壁中無礙，因過從諸女家。皆華屋幽閨，更無雜客，乃次第與諸女通焉。覺脂膚玉體，并殊凡豔，巫山洛浦不過矣，而小瓊與生情好尤篤。紫釵知之，亦不問也。

如是數年，鍵戶而居，足不履闔。一日忽思歸，言於紫釵。

紫釵黯然而不言，而愁怨之容可掬。生慰之曰：「歸即來耳，何不釋乃爾」紫釵強頷之，淚珠熒熒然落襟袖矣。將行之夕，諸女畢至，慘怛惆悵，無復歡容。時阿素稍長，鴉頭綠衣，隨母而至，亦牽衣嗚咽敘別也。而紫釵及小瓊，執手嗚咽，斷腸哀怨之語，至不可聞。生雖不勝其悲，而私怪兒女之情過於牽戀，謂數日便當重會，何至如木落水流相訣也遂別而行。

至家，妻見之若不相識，但言此婦何來。生大駭，急言「吾乃馮某也」。妻亦駭曰：「吾夫久出無蹤，而此婦假其名，得毋妖乎」將欲走避。生猛然追憶，恍忽如夢，記紫釵故戲我，曾以巾幘遺我矣。乞鏡自照，宛然好女也，亟白其故。妻不之信，生因笑謂曰：「不記雙橋釣鯉時耶」妻曰：「竿頭魚餌安在」答曰：「藏於獅山淺澤中。」蓋當年閨中隱語也。語既符，妻熟視其狀。猶可識，遂納之同寢。牀第之間，固猶是藁砧風度。明日，重改衣裝，本來之面目始見。

居旬日，往訪紫釵，風景不殊，道逾猶是，而仙人人面，俱不知何處所矣。茂林叢莽之間，猿鳥悲鳴，若有彈指而泣者。生回念當時情況，雨散雲飛，欲再求阿郎呼我作新婦，了不可得，而泣別傷離之狀，耿耿在心目間也。遂悼痛而歸，感疾迷離，數月而卒。

非非子曰：馮生，丈夫也，而女子婦之；紫釵，婦也，而男子郎之：以為戲耳，豈意易形哉方其為婦也，不憶其嘗為丈夫也。方其為丈夫也，不知其已為婦也。

楚材

金溪之印山有徐君開，邑諸生。與余族祖某公，甥舅也。相距十餘里，有村曰塘下，為兩家往來之捷徑。其西石山劈立，中隔一港，闊二丈許，最為險峻，罕有人行。

徐一日省其外舅，挾一雨蓋而行。經此地，日已暝。逢一鬼修修而來，一一狀甚醜惡，腰以下長五六尺，一一徑來捉其臂。徐舉雨蓋奮擊之，鬼亦反搏。徐將不勝，大呼救人，亦無應者。忽見其亡友楚材者奔來助之，鬼乃卻，長嘯數聲，跨港而去。楚材亦倏忽不見。

徐至舅家，已三鼓矣，口噤不能言。翼日乃述之，云云。

畫師

徐氏群夫者，忘其郡邑矣。家號素封，而好接異客，技術之士多往依之。

有畫師客其家，自言有奇畫，願與眾觀之。乃張畫於壁，見樓台亭館，重疊纒回，類西洋畫。徐問畫有何奇，畫師曰：「吾能身入其中，故奇也。」徐以為妄，笑曰：「噫！帖然一紙，涂以丹碧，公烏能置身其間乎」畫師乃向畫咒之，即有一旁門洞開，聳身而入，門亦隨合。捫之如故，索之不可得也，共相驚怪。門復啟，而畫師誓下矣。

眾遂問畫中之狀，畫師曰：「何問為第同往觀之。」眾皆喜。

畫師指畫中門最大者曰：「當令開此正戶，以迓諸君。」戶應手而開。畫師先立門中，一一以手捷之入。第見梁楹丹雘，鳥革翠飛，埒於王侯甲第。每歷一門闔，便覺改觀：或粉壁森然，忽啟雙摩；或畫棟巍然，忽開疊閣；或窗間緹下，別有亭池；或石罅穿入，另開園圃。其堂室之形制，矩方之外，有似月者，有似圭者，有似弓者，有似扇者，有似蕉葉者，有似香爐者，有似鍾者，有似環玦者，有似壺甕各器者。瑰形詭制，無一雷同。

最後啟一偏門，眾皆入，乃徐妻臥室也。時方盛夏，徐見妻裸臥白綃帳中，皓體畢呈，急不及掩避。諸客見之，無不掩口奔出。至畫所，畫固儼然在壁也。

徐大怒畫師辱己，尋刀將殺之。畫師復聳入畫中，畫與人俱失所在。

荊州女

明末時，荊州有許氏民，生三子一女。子以射獵為生。女最幼，年十六，嫁北村盧氏子，甚敬其夫家。自舅姑以下，悉得其意，鄉里稱順婦焉。而父母尤絕憐之，諸兄亦各愛此妹。歲時往來，音問甚數。每獵得麋鹿獐兔諸物，或鮮而餽之，或臘而致之，雖一割之甘，未嘗不共。女歸寧父母，歲輒數四。

一日，偕婿來母家，女忽發狂，走入室，閉戶良久，母於隙間窺之。忽一虎突門而出，攫母，齧殺之。父驚走，虎復攫父，又殺之。其婿在旁，震駭仆地，虎不之顧。時三子方遊獵歸，遇虎於門。虎欲搏三子，咆哮而前。三子正持獵具，因共格虎，得不傷。虎復奔入室，三於追視之，則虎方人立，其皮豁落，乃其妹也。

三子哀號，並其婿執女以詣縣官。女自辯形變則心變，故不識父母，當無罪。令曰：「不然。心者身之宰也，心變故形變，即形變而心不宜變。且真虎殺人亦法所不貸，況女而虎其父母者歟！」進置女於法。

非非子曰：令之言然哉！夫虎，猛者也，亦靈者也。人而虎也，宜不猛面更靈君子於是知女之處心積慮而後成於虎，不然，何昧於親而辨於婿也。荆人之死於虎歟，荆人之死於女也。而牛哀之變又不足言也，噫！

竹冠道人

樂安有士人，偶宿土地廟，夢土地飭其屬曰「明日仙人過此，宜灑掃滌除，以迓仙躔。」復謂其媼曰「爾我亦宜沐浴以待，勿以慢誤取罪也。」士人趨問曰：「仙人為誰？」曰：「田真人也。」士人曰：「某亦願迎之。」土地曰：「何與爾事且爾凡骨屍居，安得見真人？」士人曰：「某慕道亦有年矣，反遜於君之紀綱耶？」土地卒不許。士人大嘆，土地命逐之。出戶而覺，頗以為異。

歸以語同學者，次日同往廟前伺之。有竹冠道人自西來，朗目修髯，豐度飄灑；葫蘆長劍各一，係於腰下；過廟門而拱手焉。諸人私計，殆田真人也，徑前牽其衣，請大仙過我。道人笑曰：「某姓宮，名去綿，遊方道士耳。安知仙術何於之誤耶？」諸人請益堅，道人曰：「既諸君款留過厚，某漫無短長之人，安敢峻拒聊且過子。」諸人喜躍，導之以歸。共潔一齋而奉之，飲食器具，效至甚誠。

居十餘日，諸人屢求度世及黃白導引之事。道人茫然，略無所答，忽染沉痾，淹淹欲斃。諸人始猶奉湯藥，漸見其疾不支，頗悔之，咸咎士人之妄。士人亦自以為冒昧也。將謀遷之於他室，道人曰：「念某客死他鄉，乞以此齋為葬地，飲食而祝我，則公等始終之德也。」眾怒曰：「我輩誤識爾，耗費不少。此吾輩清修之所，願以為爾宅兆耶？」

忽一童子造門請曰：「吾師在此否？」眾問為誰，童以道人對。眾喜，告以病。且給之曰：「爾師日望爾來護病歸去，今始來耶？」童聞之，趨面入見，道人已不能言，但以目視童，淚隱隱承睫。童大慟蹙蹙，嘔血數聲而絕。道人見之，長吁一聲，亦死榻上。諸人慌亂，不知所為。懼為人所覺，亟具薄材，謀以夜半瘞之糞壤之下。解槐腰間劍，劍光豔發；視葫蘆中，皆黃金。眾大喜，漢瓜分之。

道人忽大笑而起，謂童子曰：「可去矣！」童子亦起，因擲其劍化為龍，擲葫蘆化為鶴，各乘其一，飛騰空中，冉冉而去。諸人相顧駭愕，悟仙人之遊戲矣。

其臥室有香，經月不散。壁間有五言古詩一首、七絕二首，寶墨淋漓，向莫之見也。抄而讀之，隨抄隨滅。五古云：

「瓊樹三千丈，種在流霞闕。

朝浥瑤台露，暮掛餘山月。

風霜飽更榮，花葉無衰歇。

梁洪花下傾，醉倒胭脂雪。」

七絕云：

「空山明月照莓苔，劍匣匏尊久不開。黃鶴未知塵世險，等閒載我出蓬萊。」

「海雲千片散幽襟，昌老無心卻有心。仙侶相逢好歸去，碧桃花下撫瑤琴。」

雷葬婦

新建有婦人顧氏。其夫洪某，車傭也，事母甚孝。母老且盲。洪每傭得錢，則市酒肉歸，使婦為母作食。婦素不職而好饞。夫不在，輒凌君。夫所市食，輒先自啖過半，以少許食姑。姑慮兒怒將虐婦，秘不以告，歎息而已。洪卒不知。

後婦產一男，數月矣，饑愈甚。洪市切面歸，令婦熟以進母，而洪仍御車他所。面既熟，婦食畢。姑索禽，婦無以應，欺其盲不辨物，乃烹蚯蚓而進之。姑食，大嘔吐。忽烈風暴雨，雷震一聲，失婦所在。

雨既霽，洪御而歸。過石山，見一裸體婦人一一乃其妻也，一一腰以下葬於石中，週身皆石，宛如熔鑄，力拔不得出。問其故，啞啞不能言。亦不死，雙目炯炯，環轉視人，蠢然一物矣。石旁雷書二十四字深入石中，類鐫刻，其文云：

「埋半身以存孤，豁雙乳以哺子。日一食以延生。終三年而擊死。」

洪日抱兒就乳，并挈飲食而飼之，日止一餐，遵雷教也。

觀者如堵。環視不得近，近則有物拽之僕，亦可異也。

三年，雷復擊婦死，暴屍於外。遍體焦爛，蚯蚓嘍之。而石縫仍合如故。

非非子曰：不孝之罪，上通於天。雷神殛之，易易耳。第婦當誅而洪宜有後，洪貧不能再娶也。洪貧不能更召乳媼也，則子必死而洪無兒，足誅其婦並殺其子，殺其子竟絕其嗣矣。非所以報孝子也。於此見天之妙用，於此見雷之苦心。

望都宰

痘神何神也姑勿深考。或曰：居峨嵋山，姐妹三人，身著麻衣，蓋女仙之流，主人間痘疹之疾，人呼為麻娘娘雲。神甚靈顯，而嚴於小節。病痘之家為位奉之，言語稍不檢，衣物稍不潔，及誠敬少懈者，病者輒作神言語呵譴之，雖私隱無不昭揭。其甚者，痘或不治，為得罪於神也。靈界之跡不可勝紀，然亦非妄禍人者。

吾鄉陳君洪書，兒時以痘死，置於東廂。其母撫而哭之，坐於戶限，倦面假寐。見三麻衣婦人入室，視兒驚曰：「向幾誤！此望都宰也，可放還。」言畢，出戶去。母驚覺，兒已蘇矣。後果任望都縣令。罷官歸，今猶在。

由是觀之，痘瘍者非盡神之為政也，其亦數之前定者與

上宮完古

溪北上官完古，嘗行遠村。歸值日暮，投止無所。至一山，見遠燈明滅林外。尋燈而至，乃一小村，數十戶，戶各一燈，燈色甚綠，有異常火，而哭聲甚嘩，比屋皆然。未便遽入，隱身緩步聽之。

一婦哭曰：「烏乎，吾不圖爾之至於斯也！」一婦哭曰：「哀哉吾夫！痛哉吾夫！」一婦哭曰：「天乎，何奪吾二男之速

乎！」一男子哭曰：「吾弟素勤謹，不意亦罹橫禍。」一老人哭曰：「吾經營數十年，僅足衣食。爾破我產已甚矣，又役我子而死之，此恨寧有終極耶」又有男女二人共哭曰：「阿父阿父，衰朽之年猶不能免於溝壑！」其餘聲情哀抑，聽不能徹。

又一家不聞哭聲，但聞男女數人竊竊私語，乃有人數四伺門外，若謀機事恐人覺者。完古甚怪，入而問之曰：「是何哭聲之多也」男女乍見，皆驚避。旋聞人語云：「客也，何避為」

有數男子出，衣履甚敝，椎魯類農夫，因先閉其門，謂完古曰：「客遠來未知，此地官長自丞簿以上貪殘如狼虎，數年工役繁興，科派鄉里，日役丁男數千，而少給其食。小民失業，勞苦吁天。飢饉洊臻，道殣相望。無以供租稅，悍吏日來吾鄉，叫囂驟突，雞狗不寧。鄉民流離，死喪殆盡。今副使且至矣，聞縣官捉人除道。副使爪牙千百，所在騷擾。不死於勞悴，則死於敲撲。倉卒之間，未能遠徙，且謀齊遁耳。」

完古慰之曰：「古有力役之徵，民為上勞，亦其職也。」農夫皆怒曰：「公若為吏，當不減縣官之酷。」室中有婦人呼曰：「此何時，爾輩尚閒話，不畏縣裡公差耶？」言未已，忽聞扣門聲甚急。男女皆吞聲。一婦人悄語曰：「吏至矣，吾當應之。爾輩且從後門出。」遂啟門而奔，完古亦從之。諸人行甚疾，頃刻相失。完古道黑不能前，乃伏於叢莽之內，屏息伺之。

須臾，見數吏持火炬，挾銀鎗繩索，呵叱而來，搜索甚急。

映火而窺，有一吏似是族子某，蓋數年前已死者，而聲情逼肖。欲出問，恐有誤，因念此豈陰府耶且官吏酷虐如此，鄉里死徙如此，向何不少聞耶？旋聞一吏曰：「不知從甚路去好」一吏曰：「歧路難尋，當分道索之。」且行且語，亦頃刻不見。

乃出尋路，至舊村，而婦人之哭如故也，男子則皆逃矣。完古欲求宿，婦人皆曰：「吾寡婦，不便留客。」使於門外簷下坐。

夜久門閉燈滅，哭聲亦寂。

遲明視之，乃坐墳塚間耳。

非非子曰，先貴溪公少時，舍於東裡饒氏。孤館空山，竹樹陰翳。有哭聲起於山間，呦呦然，嗚嗚然，如怨如訴，若遠若近，雖桓山之禽、泰山之婦，不足喻其哀切也。臥則聞之，起則寂然。每夕皆然，輒為心惻。後以詢其居人，乃知有孀婦貧而無子，以凍餒死，實葬此山。公悲其遇，哀其情，為作《鬼哭賦》。嗚呼！窮民無告，雖魑魍泉台，猶無淚干時耶今觀於上官氏之所聞，乃知長夢之人更有新安，石壕之苦也。

報仇蛇

金溪彭坊村婦李氏，年三十餘。夜夢一人告曰：「若，吾仇也，乃在此。吾將報若，若勿避，」覺而異之。

次日午晌，婦治蔬廚下。家人驚報：「有巨蛇見於寢室。」婦心動，知其為夢中人也，操刀而往。見蛇尾在樓而首垂地，遽前斬之。蛇奔出於外，婦逐而剛之，刃創數十，而蛇竟斃。婦亦昏暈，有頃乃蘇。

後遂怔忡得悸疾，死而復甦者歲輒數四。至今尚在。

非非子曰：怨毒之於人甚矣！蛇仇於人，猶思報焉。然預以告人，使知為備，蛇亦愚哉！或曰：非蛇也，鬼物也。若是，即謂之愚鬼。

徐太保

前明吾鄉徐太保，少時偶行綠野。前臨石瀨，深不及肝，褰裳可涉。已解其履矣，忽見一女子婷婷而至。立而望之：年可十七八，豐態絕妍，臨流不語，悵望夷猶，若欲濟而恨無梁者。徐曰：「美人欲涉乎」女子微笑。徐曰：「美人欲涉，奈羅襪之難凌波何」女子乃低頭自顧，仍微笑而羞澀不勝。徐笑曰：「書生之鵬背，可作舟楫乎？」女子頷之，乃以雙袖附徐肩。徐以兩手挽其足，載之中流。依依麗影，清漣可鑒，不覺微吟曰：

「玉女渡銀河，紅裙罩綠波。」

詩未成，已登彼岸。女子下而續之曰：

「只因詩二句，奪卻狀元科。」

言罷不見。

徐驚且悔，悟神人之試己也。後登天順己丑進士第二名，官至太子太保。